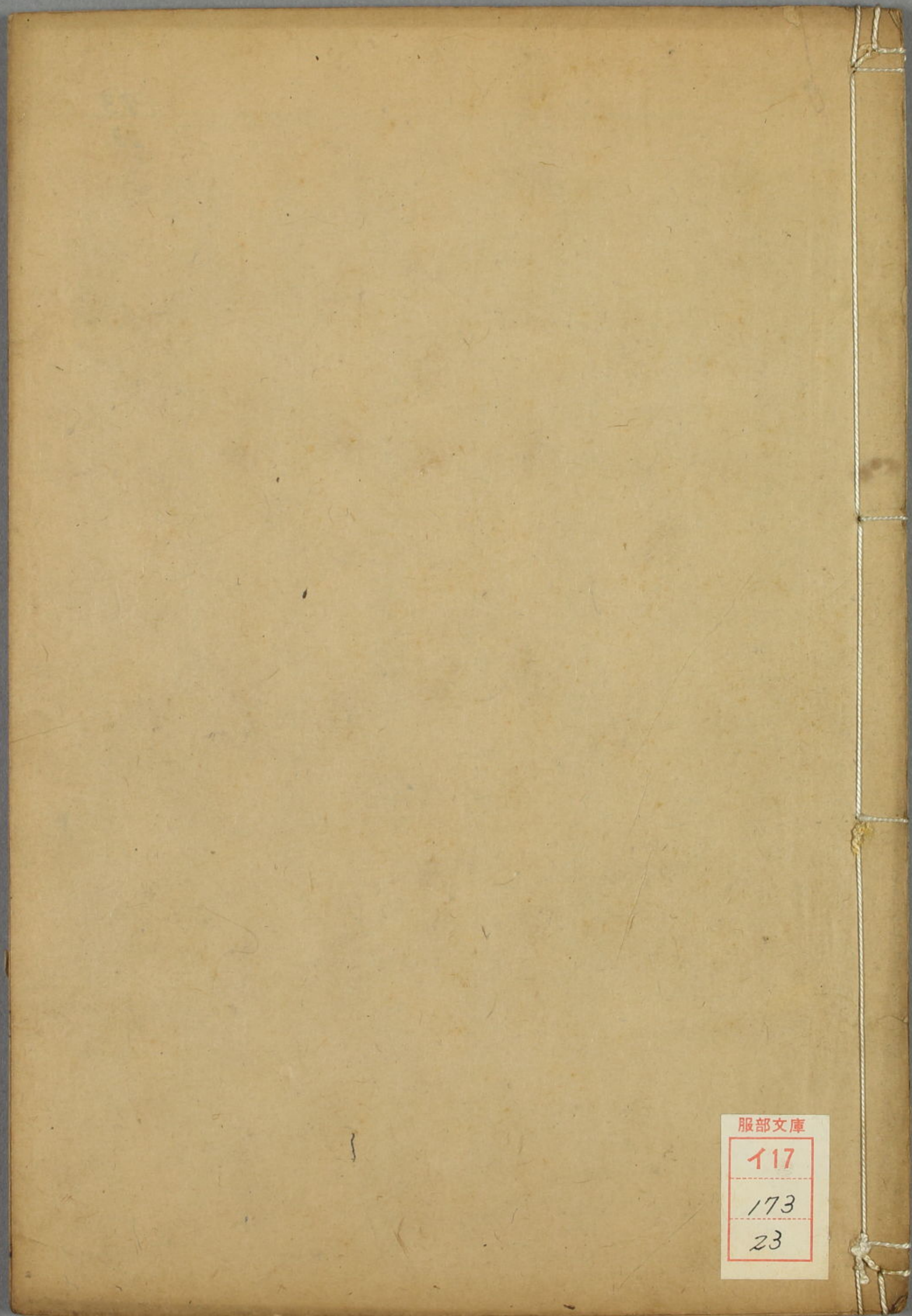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イ17
173
23



欽定儀禮義疏卷第二十一

禮第十



鄭氏康成曰。覲見也。覲禮於五禮屬賓。大戴第十
六。小戴第十七。別錄第十。又曰。覲之言勤也。欲其勤
王事。敖氏繼公曰。此篇主言同姓大國之君入覲於
王之禮。初無四時之別。與周官秋見曰覲之意異。
穀梁傳及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是四時
之朝。覲宗遇皆可名朝。朝又可名覲。虞書言乃日覲四

岳羣牧詩韓侯初立來朝曰韓侯入覲春秋傳晉侯朝王於河陽曰出入三覲此篇覲禮而篇內亦云朝是朝覲可通言也但惟諸侯覲天子得稱覲若鄰國相朝諸侯之大夫朝其君及家臣各朝其卿大夫皆得稱朝而已則覲之體統最崇而稱名亦最重覲禮有覲於廟中者有覲於國外者有覲於方岳者此經自篇首至饗禮乃歸覲於廟中者也自諸侯覲於天子以下覲於國外者也王巡守而一方之諸侯皆覲則覲於方岳者也

鄭氏康成曰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耳又曰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賈氏公彥曰曲禮下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

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宸宇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辨王氏與之曰古人封建諸侯有人民有社稷若以春則東方諸侯皆來夏則南方諸侯皆來卒有乘閒而起孰從禦之要知王者欲親諸侯必設爲可親之禮或不能朝於春則可以宗於夏或不能覲於秋則可以遇於冬但六年之內不可不以次來王不然巢本南方國巢伯來朝何以曰朝不曰宗韓本北方國韓侯入覲何

以曰覲不曰遇

虞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周書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虞周之制固已異矣以周制言之而諸經復有不同者曲禮則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周官大宗伯大行人之文皆曰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此篇則專以覲名而篇中所見儀法案之大行人司儀職又多有不符者此禮家聚訟所以至此而紛紛愈甚

也朝宗觀遇四者文質繁簡小有不同要無大異圖事
比功陳謨協慮亦大概主其所重者言之而非必不可
相通之事康成強以四方諸侯分而屬之四時彌膠固
矣曲禮所云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與此
篇一也是於廟而特觀者也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
西面曰朝則路門外之朝旅見者也康王初卽位太保
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頗
似之但其儀不可得而詳耳然則朝觀之禮有受於廟

者有受於朝者皆正禮也以意約之則朝觀雖可通言
而受於廟則曰觀受於朝則曰朝又其大分矣亦有既
行朝享之後或以圖事或以比功或以陳謨或以協慮
偕王朝之公孤卿大夫而同列於朝者則無圭幣之執
矣射人職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蓋常朝也此篇主言
廟中特觀之禮古籍云亡所記各異諸經不盡同者難
以強爲牽合也又案或言朝觀之禮先觀於廟以見
王後朝于王以圖事二禮相因四時皆然此蓋欲以彌

諸經參差之隙而事有不可行者。夫執圭重禮也。寧可再寧。再則褻矣。且廟中王已受玉而未還。還玉乃終事也。方其未還。又執何玉以朝乎。

覲禮

正義 陳氏祥道曰。樂記云。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經解云。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案 此諸侯覲於天子之禮也。爾雅釋詁云。覲。見也。疏云。以下見上也。而大宗伯鄭注。又訓爲勤也。欲其勤王事。

義乃備

至于郊

正義 鄭氏康成曰。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

賈疏聘禮賓至于近

郊。君使卿勞。故知此亦近郊也。知去王城五十里者。成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

案 王畿千里。王城居中。畿面各五百里。界首置關。面各

三關。凡十二關。司關掌之。侯氏之來也。君先與卿圖事。遂戒宰書幣。夕陳幣。設監守。太子曰。監國。諸侯之兄弟曰處守。乃告於祖。奠於禰。告於社稷山川之神。君行卿

大夫士介從師從奉主車祖祭而出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過他邦則假道至於關敝關人而司關為之告焉由二百里內之遂及百里之遠郊至五十里之近郊中間如遂人遣人委人各為之委積掌訝環人野廬氏各為之聚橐而凡王官各瞻其事聘禮賓在國受命啟行過邦入竟具謀此從至于郊始見者文畧也抑諸侯適天子尚有他篇其禮文可以互見而今逸之與 又案聘禮注云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近郊半之敖氏謂

此據司馬法而言故知近郊去王城五十里也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

外再拜勞力報反

鄭氏康成曰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

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賈疏約近郊勞是大行人以其尊者宜逆也大行人職上公三

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小行人職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唯一勞而已

侯伯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此近郊據上公而言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

賈疏司服云眠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賈疏此對諸侯玉卑

故聘禮云束帛加璧

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

小行人云璧以帛

賈疏所勞或非一國舍處不同

敖氏繼公曰勞而用璧

以爲信天子於諸侯之禮也璧無束帛別於享禮且爲其當還之也凡以玉行禮而當還者例不用帛云侯氏者指來觀之一者而言耳若泛言之乃云諸帷門者以帷爲門也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彼天子之制也然則此但爲壇與帷門而已其不爲宮與蓋於壇之南橫設兩帷於兩旁而空其中以當門也不受於館舍而受

於此蓋其禮宜然爾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小行人下大夫也以是差之則天子之於諸侯有三勞者遠郊宜使中大夫近郊宜使卿然此經惟言一勞之禮亦似與周官異

案此主於近郊則鄭氏云大行人郊勞者侯伯也若上公則大行人勞於遠郊而卿勞于近郊矣勞使與侯氏俱皮弁猶聘禮郊勞勞使與聘使俱朝服也皮弁雖同璫飾則異夏官弁師職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

并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是璫飾各以命數爲等也。聘禮主君之受大小聘皮弁服亦然。此近郊之勞。皮弁則有再勞三勞者。俱皮弁可知。篇內据同姓大國言之。而不見再勞者。亦文畧也。

鄭氏

康成曰。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

賈疏。地官遺人職。十

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郊闕之所。各自有舍。或來者多。館舍狹寡。故以帷爲宮受勞。

賈氏公彥曰。聘禮使卿勞賓。受於門內。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容。亦是受勞於館。不爲帷宮。彼臣禮卿行旅從。

徒衆少。故在館。此諸侯禮。君行師從。徒衆多。故於帷宮。

鄭氏

說。勞於帷宮。敖氏說是也。帷宮故不必大於館。君行

師從。豈必於帷宮中盡容之乎。

賈氏

公彥曰。襄二十八年左氏傳云。子產相鄭伯。

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人。苟舍而已焉。用壇。是諸侯相朝。當爲壇以爲帷宮受勞之事也。玉人職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

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注云。夫人謂王后。此文不見者。以聘禮於聘客。主國夫人尚有勞。以二竹簋方。明后亦有書傳畧說云。天子之子十八日。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孝經注亦云。天子使世子郊迎者。皆異代法。非周禮也。薛氏季宣曰。天子待五等諸侯禮數。諸侯初入竟。上公則五積。侯伯則四積。子男則三積。皆用牢。出入同等。上公三問。侯伯再問。子男一問。皆用脯修。若大國之孤。天子待之。出入亦三積。不問。一勞。自卿以下。卿出入二積。大夫出入一積。據從君爲介之禮也。若特來聘問。待之禮亦同。

王后遣勞與入竟之積禮宜有之。文不具也。世子國本也有師保疑丞輔之。在學。侯國來覲。自有王宮共職。世子何與焉。卽異代亦未必有郊迎之法。疏蓋博採異聞。不足據也。

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

使師異反
下使者並

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

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

賈疏。以帷宮無堂可升。故知升者壇也。

使者

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

賈疏。知面位如此者。並約下文就館賜侯

氏車服而知也。

敖氏繼公曰。侯氏既拜。亦揖而先入門右。使

者乃執玉也。言遂者。明卽於此執之也。使者既入門左。

侯氏乃與之三揖。云使者不讓。則侯氏不先讓可知。侯

氏不讓者。以使者尊當先升。而不敢讓之也。使者不讓

而先升者。以其正奉至尊之命故也。其降拜於階間北

面。升就使者北面訝受之。

三揖亦所謂相存偶也。至階則使者升自西階。侯氏

升自阼階。但侯氏後於使者二等耳。此階其亦七等爲

之與。侯氏升受玉北面。則使者南面授之。授受蓋當兩

階之間而少西。

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壁。使者受。侯氏降再拜

稽首。使者乃出。

左還音旋。

教氏繼公曰。左還東面以俟之也。侯氏就使者還
璧。使者於是復南面受之。降拜為送玉也。亦於階間北
面還璧者。明其以為信也。鄭氏康成曰。立者見侯氏
將有事於已。俟之也。還玉重禮。賈疏有事有還玉之事。故侯之不降。賈
氏公彥曰。直云使者左還。不云拜送玉者。凡奉命使者
皆不拜送。若卿歸饗餼。不拜送幣亦斯類也。案聘義。圭
璋還之。璧琮加束帛報之。所以輕財重禮。此以天子之
圭不加束帛。尊之與圭璋同。故亦還之。為重禮也。

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
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

四 教氏繼公曰。有司既布席。侯氏乃出止使者。且迎
而欲饋之。使者亦禮辭許。侯氏揖先入。使者乃入也。既
入不言三揖者。如上禮可知。讓升。侯氏與使者三讓而
先升。使事既畢。則行賓主禮也。饋而用几。尊王使也。授
几設几之儀。見於士昏聘禮及少牢下篇。鄭氏康成
曰。侯氏先升。賓禮統焉。賈疏。賓在館為主人。主人先升。使者為賓。賓後升。故云禮統焉。

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

賈疏使者不坐而設几故云優厚

上介出止

使者則已布席也

賈疏席之所設唯在此時

通論

賈氏公彥曰聘禮卿勞受僨不設几者諸侯之卿

卑不與此同也几不可設於地明有席聘禮受聘云几

筵既設是几筵相將

賈氏公彥曰使者乃入始云侯氏與之讓升是侯

氏不出

聘禮郊勞勞者出授老幣出迎勞者勞者禮辭賓揖

先入勞者從之鄰國之卿體敵猶出迎勞者侯氏於王

使出迎可知蓋是時上介先出止之侯氏隨出迎之經

故云侯氏乃止使者疏蓋誤此几席其筵紛純彤几

與

侯氏用束帛乘馬僨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

拜送幣

乘繩誼反僨臂印反下同

正義

鄭氏康成曰僨使者所以致尊敬也

賈疏聘禮使卿用束帛勞

賓不還束帛賓僨卿以束帛此使者以玉勞侯氏侯氏還玉仍亦賓使者是尊敬天子之使也拜者各

於其階

賈疏賓與使者行獻禮若卿飲酒卿刺賓主各於其階

敖氏繼公曰使

者受饗不稽首者同為王臣故不因其受饗之禮也其

授受之節蓋於壇中亦北面授

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

從之

驂差唐反

鄭氏康成曰駢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

賈疏陳四馬與人以

西為上聘禮禮賓時賓執左馬以出此亦然也

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

使者之從者於外

賈疏亦案聘禮而知

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

敖氏繼公曰使者亦左執幣乃北面右執左驂以出

也四馬象在車前故西者曰左驂駕車之馬兩服居中

兩驂在旁使者以左驂出侯氏之士以三馬從之既則

其從者並受幣而皆訝受馬也從之者隨以入國

右郊勞

天子賜舍

注今文賜作錫

鄭氏康成曰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

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

賈疏聘禮使卿致館此亦宜使

卿司空主營城郭宮室。館亦宮室之事。故小行人爲承

知使司空。但司空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
賈疏。小行人職及郊勞。賈氏公彥曰。聘禮賓至于

賈疏。將幣爲承而擯。
朝。君使卿致館。此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尊極也。

叔氏繼公曰。侯氏至于國而卽館。天子則使上大夫賜

舍也。此舍謂公館。

國掌舍職。凡舍事掌之。注。王行所止舍。禮運。天子適諸

侯。必舍其祖廟。是天子固稱舍矣。然卿大夫士亦館舍

通稱。聘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又公

子問爲君使。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是館

舍通稱也。此經不云致館。云賜舍。疏以爲天子尊極者。

蓋因言賜故也。

論語李氏如圭曰。聘禮賓至卽欲受之者。主人之禮。觀

禮。且使卽安者。君上之惠。

論語陳氏祥道曰。古者諸侯於王畿有朝宿之邑。泰山

有湯沐之邑。王制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

縣內。視元士。則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士也。王人出

聘館於諸侯之廟國語曰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
賜晉文公命文公館諸宗廟是也若侯氏之朝五列國
之相朝則不必館於廟故觀禮侯氏至天子賜舍

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

女音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使者致館辭賈氏公彥曰此及

下經皆云伯父者謂同姓大國也舉同姓大國則同姓
小國及異姓之國禮不殊也敖氏繼公曰順命謂順
王命而來朝也賜舍不用幣尊者之禮也

義上文云侯氏遂從之蓋從使者至朝告至也與聘禮
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于朝之義同其時天子即降
賜舍之命於是小行人帥至于館而司空乃宣是命辭
於舍門外焉聘禮曰大夫帥至于館以致館其義例可
推也

侯氏再拜稽首

義鄭氏康成曰受館敖氏繼公曰不著其所是於

舍門外也使著東面致命侯氏西面聽命既則北面拜

賓之束帛乘馬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賓之者尊

王使也

賈疏聘禮卿無禮致館賓無束帛賓卿此王使亦無禮致館賓猶僎使者用帛馬尊王使故也

敖氏繼公曰

侯氏受館於外既則僎使者於內

賈疏

禮謂禮物也

館則爲已所有

明僎使者在內敖氏繼公曰侯氏於使者亦有迎送

之拜不言者文畧耳下於大夫戒之禮亦然

案聘禮致館後有設飧之節秋官掌客凡諸侯之禮上

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凡介行人宰史皆

有飧以其爵等爲之禮疏云此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

之禮天子待諸侯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疏蓋因掌客

不見天子待諸侯設飧之牢數而以意推耳然恐隆殺

不盡同也又掌訝職賓客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

待事于客諸侯有卿訝夏官訝士職邦有賓客則與行

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爲之前驅而蹕野亦如之居館則

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

贊之此於侯氏之來朝皆當有焉經不備見之也聘記

賓即館訝將公命。又見之以其贄。此侯氏訝者卿也。贄宜用魚。

存疑 敖氏繼公曰：凡賓使者必於受命之處。則此賓之亦當在舍門外。

右賜舍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

注今文帥作率

存疑 鄭氏康成曰：大夫者卿為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戒猶告也。告使順循其事也。

初猶故也

賈疏：四時朝覲自是尋常。故使恒循故常之事也。

存疑 敖氏繼公曰：此戒之亦於舍門外。其面位與賜舍也。

案 侯氏已在舍。應有出門再拜迎入之儀。使者升堂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既乃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

侯氏再拜稽首。

存疑 鄭氏康成曰：受覲日也。

盛世事幾綜理朝廷不久留賓故列侯各無廢事賓見有時即虞書乃日觀四岳羣牧之義也王制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為述職故缺一時之祭此自尊王之禮宜然亦由朝覲有常期故前後時祭得舉耳

右戒覲日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

北上

朝直遙反餘並同

鄭氏康成曰言諸侯者明來朝者眾矣顧其入覲

不得並耳

賈疏上注云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於此言諸侯凡之者以其諸國同時遣上

介故言來朝者眾若其行禮自有先後故云入覲不得並

受舍于朝天子使掌次為

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

賈疏下文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知此亦是使上介也

此覲也言朝者其來之心猶若朝也

賈疏大宗伯注朝之言朝欲其來之

早覲之言勤欲其勤王事各舉一邊言其實早來勤王通有故變覲言朝

分別同姓異姓受

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

齒則周禮先同姓

賈疏隱十一年左傳文

敖氏繼公曰朝猶覲

也。前朝者，先覲日也。此舍，如廬舍之舍，謂覲時待事之處也。若諸侯相朝，則但授次而已。聘禮記所云君之次者是也。李氏心傳曰：受舍于朝，所謂外朝也。賈氏公彥曰：此經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曲禮下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彼此皆是覲禮。彼諸侯皆北面而不辨同異姓，與此不同者，此謂外爲位時，彼謂入見天子時。

鄭氏康成曰：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宗人受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

家受舍于朝者，謂聽王宮之所頒處也。掌次云：諸侯朝覲，則張大次、小次。注云：與諸侯張之是也。其地當在臬門以內，庫門以外，屬外朝之東西。一以來覲者衆，餘地能容一以賓車不入大門，下行爲近也。若廟外，則覲日陳擯介。又諸侯亦當有從臣執幣馬者在焉。占地多耳。且覲尚嚴廟外宜肅，苟盡張次於此，從衛紛囂，非所宜。

為敬也。受舍之舍。與賜舍之舍別。賜舍之舍。館舍也。有屋宇。蓋司空之屬掌之。受舍之舍。次舍也。以帷幕。天官之屬掌之。注引次以帷。於義得矣。云文王廟門之外。則非是。同異姓分東西面者。蓋放廟中助祭之位。以兄弟之黨賓之黨殊之。

右受舍于朝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

裨貧醫反音。禰乃禮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將覲質明時也。

賈疏聘禮賓客明釋幣于禰故知此亦質。

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為言卑也。

賈疏政事

裨益我取。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者。即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祀先王則衮冕以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

至羣小祀則立冕。舉天子而言。侯伯鷩。子男毳。孤希。卿大

無升龍。賈疏天子升降俱有。侯伯鷩。子男毳。孤希。卿大

夫立。此差司服所掌也。賈疏諸侯唯不得有大裘。上公則衮冕以下。釋幣者。

告將覲也。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

其幣。歸乃埋之。楊氏倬曰。裨之為言卑也。敖氏

公曰。裨冕者。冕服之次者也。侯氏若上公也。則服鷩。侯伯也。則服毳。子男也。則服希。天子以大裘而冕十二章者。爲上裘。冕九章者。次之。是時天子受覲。亦服其裨冕。故覲者不得服其上服也。禰謂考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禮則筵几于其館堂戶牖之間。南面。祝升自西階。君升自阼階。祝奠幣于几下。君北面。祝在左。君及祝再拜。興。祝曰。孝嗣侯某。將覲天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又再拜。君就東箱。祝就西箱。有閒。君反位。祝乃取幣藏之。君反于阼。乃降而遂出也。歸則埋幣于禰廟西階之東。此朝以裨冕。亦與周官異。大行人職言朝服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皆其上服也。

圖凡冕以一上者爲正。其餘卑者爲裨。康成云。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則上公五服。衮冕爲上。鷩冕以下爲裨。侯伯四服。鷩冕爲上。毳冕以下爲裨。子男三服。毳冕爲上。希冕以下爲裨。教說固與鄭注相發明也。特鄭注言之未析耳。曾子問云。大祝裨冕。又云。大宰。大宗。

大祝皆裨冕。玉藻裨冕以朝。皆謂此也。若上公衮。侯伯驚。子男毳。則仍是上服。經直云冕可矣。又何裨乎。所以然者。天子非大祭。不服十二章之上服。則諸侯非助祭於天子。雖朝覲。亦祇服其次服也。然與大行人所言。不可強通。

鄭氏康成曰。禴。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禴。親之也。賈疏。曾子問。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云。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彼據天子。其諸侯宜亦然。

曾子問言遷廟主。此言禴不可以混為一者也。意諸侯出亦奉遷主以行。而告覲則但於禴而不於遷主。與若謂遷主也。而名之禴。以為親。則是名不正。言不順也。聖人制禮。夫豈有此。

右釋幣于禴

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繅。音獨。繅音早。注今

文玉為璧。繅或為環。

鄭氏康成曰。墨車。大夫制也。賈疏。巾車職云。乘之

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

賈疏中車職云何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

革路據在本國所乘並得與天子同下記云偏駕不入

王門偏駕金路象路等是也既不入王門舍於客館乘

此墨車

以朝也

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

賈疏司常職文

弧所以張繆之

弓也弓衣曰繆

賈疏兩雅說旌旗正幅為繆故以此弧

是弓衣

可知瑞王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

賈疏大

宗伯文

繆所以繆玉

賈疏義見

聘禮記

敖氏繼公曰乘墨車

屈也載龍旂不及其實也晉韓宣子聘於周自稱曰士

大國之卿自此天子之士則其君自此於大夫亦宜也

上云前朝此云乃朝則以觀名篇之意可見矣

馬氏端臨曰圭鎮寶也諸侯以朝見天子執之以

為信不過於當事之時暫捧之而即奠之不常執也常

見繪圖者繪如秉笏之狀蓋誤以圭為笏誤以鎮國之

具為容飾之具也古人笏亦但指耳不常執之

墨車加黑色而漆之者也自士昏乘之為攝盛自入

覲乘之則為屈交龍之旂五等所同旂數則異公九旂

侯伯七旂子男五旂弧以張繆必備韜者為將斂也聘

禮

覲禮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禮壇有張斂。此亦然與。繅以藉玉。說已見聘禮。

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

依於豈反下同

鄭氏康成曰。依。如今綈素屏風也。

賈疏。綈。赤也。素。白也。漢時屏風。

以綈素為之。象古者白。有繅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

黼。賈疏。據繅次言。白與黑謂之黼。據文。體形質言。刃白而登黑。則為此斧也。几。玉几也。左右

者。優至尊也。賈疏。司几筵職。左右玉几。注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又大宰職。贊玉几。注云。立而設

几。優尊者。兩其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注相兼乃具。

賈疏。司几筵。注。紛純者。如綴有文而狄。繅席者。則蒲蒻。賈疏。司几筵。注。紛純者。如綴有文而狄。繅席者。則蒲蒻。賈疏。司几筵。注。紛純者。如綴有文而狄。繅席者。則蒲蒻。

列成文。即顧命所謂篋席也。篋謂竹青。據竹而言。次。謂次列。據文體而言。

賈氏公彥已而

雅。戶牖之間。謂之展。以屏風為斧文。置於依地。孔安國

顧命傳云。展。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是也。司几筵職

云。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

鄉。左右玉几。敖氏繼公曰。右亦設几者。至尊宜逸。不

取便其右之義也。然則天子升席不由下矣。生人左几。

自諸侯而下。王氏昭禹曰。几。司几筵設之。肆師則臨

而視之。肆師職。大賓客。蒞筵几。

天子衮冕負斧依

正義

鄭氏康成曰衮衣者裨之上也

賈疏自衮冕至玄冕皆裨故以衮冕

為裨之上續之繡之為九章

賈疏衣續而裳繡九章龍山華蟲火宗彝皆繡為衣五章藻粉

米黼黻皆繡為裳四章凡九也

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

冕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

賈疏下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

賈氏公彥

曰負斧依謂背之南面也

敖氏繼公曰衮冕天子之

裨冕也負斧依以俟侯氏入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

周官齊僕職言車送逆朝覲者之節大行人職亦先

言公侯伯子男其朝位賓主之間相去之步數乃云

中將幣亦與是禮異者

楊氏復曰冕服玄上纁下黃

而兼赤為纁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

乾坤乾為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

正義

言衮冕則繡裳可知矣不著帶帶舄者畧其輕者也

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詩言朱芾屨人注云舄以赤

舄為上冕服之舄諸侯與王同至若佩與所執則玉藻

云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考工記玉人云天子執冒方

四寸以朝諸侯。

嗇夫承命告于天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末擯承命於

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

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

賈疏天子見公以下並據大行人文

皆宗伯為上擯春秋傳曰嗇夫馳

賈疏引春秋傳昭十七年文欲見嗇夫是

舉官得為末擯意

賈氏公彥曰司儀職兩諸侯相朝皆為交擯此諸

侯見天子亦交擯可知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

陳擯從北鄉南門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為上下司儀

云交擯三辭據諸侯自相見於大門外法此覲禮唯一

辭而已無三辭之事案大宗伯職朝覲會同則為上相

注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為

承擯故小行人職云將幣為承而擯此文嗇夫為末擯

若子男三擯則足矣若侯伯四擯別增一士若上公五

擯別增二士若時會殷同則肆師為承擯故肆師職云

大朝觀佐擯

廟在庫門內之左。將觀質明時。侯氏至外朝。下車入次。侯王入廟。升堂。負斧依而立。然後侯氏入庫門而左。至於廟門外。接西塾東面。乃襲執玉擯。介既設。於是嗇夫乃承侯氏請觀之命於下介。遞傳而上。上擯入告天子。經云嗇夫承命告於天子。乃約其儀以爲文。嗇夫未必得入廟也。

不疑 敖氏繼公曰。侯氏以天子將廟受之。其禮太重。故

不敢當而辭焉。嗇夫於是承其命。以告于天子。擯者不承命者。是時在廟門內猶未出也。或曰。嗇夫微者也不可與國君接而直告於至尊。蓋嗇字當作大字之誤也。未知是否。

案 嗇夫之名。惟見於夏書。嗇夫馳甸。左傳叔孫昭子所引。卽此書傳云小臣也。然亦夏代之官。而周官無之。鄭注謂蓋司空之屬。固疑之矣。敖氏亦疑爲大字之誤。堂訝職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

此承命告于天子。與彼入復一也。而兩經官異。則此云
嗇夫者。果誤與。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
予一人將受之。注。今文實作
寔嘉作賀。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
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
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敖氏繼公曰。言所以廟受之
者。非有他也。以嘉其來朝之故耳。伯父其入。納賓之辭。

也。入告者。以天子此辭出告侯氏。賈氏公彥曰。直云
伯父其入。不云迎之。禮記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
而見諸侯。故無迎法。

案此時天子亦襲。以其將受玉也。

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門而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
卑者見尊。奠贄而不授。賈疏。士昏禮。三月壻見奠贄。士
相見。凡臣見於君。奠贄再拜。與

此奠圭。皆是卑者
不敢授而奠之。

聘禮從賓道者皆入門左。聘與享是也。從臣道者皆入門右。賓介私覲是也。侯氏初入門。執臣道故右也。凡卑見尊。奠贊如士冠。奠贊于君。及賓介私覲。奠幣亦然。

擯者謁

正義鄭氏康成曰。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賈疏前辭謂天子曰非他

之辭。此謁告還用彼辭。唯改入字為升也。

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詔

禮曰相。此經乃入詔禮時。亦稱擯者。蓋對舉則別。散文則通也。經止稱擯者謁。注知為上擯者。以聘禮擯者之為上擯決之也。然則承擯以下。其亦在門內之東。負東塾而立與。

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

鄭氏康成曰。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賈疏以經

侯氏無出門之文。知遂向門左。從左堂塗升自西階致命也。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

詔禮曰延延進也

賈疏賓升堂擯者不升

敖氏繼公曰拜于西

階東別於內臣也侯氏既成拜宰乃受玉以東是時王於侯氏之拜皆不答所以見至尊之義也

注云坐取圭而遂左者賓禮也以擯者謁而天子辭之故也王既受玉以授宰則謁侯氏出則亦謁而奉束

帛加璧以享矣謁襲之說詳見聘禮

右行覲禮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

四依注作三

鄭氏康成曰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

疏

如堯典帝曰咨三岳畢陶云外薄三海泰誓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書三四皆積畫

此篇又多四

字賈疏下有四傳擯路下四字亞之又四馬四門四尺

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

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

賈疏

大行人五等諸侯皆同三享聘禮小聘不享大聘雖有享不言數明一享而已若然則三與一及不享是其禮

之差無取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

賈疏下經先陳馬聘禮特言皮

於四之義故知初享以此二者聘禮記云皮馬相間可也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是其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為

初享也

其次享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

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

賈疏禮器云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

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遺物也唯所有分

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

賈疏璧帛致之據享天子而言若享后即用琮璜

通論鄭氏康成曰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

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

琮其大各如其瑞

賈疏玉人職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言九寸據上公琮以享后不言

言文不具也公依命數則侯伯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子男之享玉亦如其瑞可知

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之後尊故享用

圭璋而特之

賈疏據二王後享天子與后

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

賈疏

降於享天子也

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

賈疏以子男瑞用璜

享天子可與瑞同自相享不得與瑞等降用琥璜可知若然子男之臣自相聘亦享用琥璜不得踰君故也

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

賈疏玉人職云

琮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不言琮璧以享后亦文及使不具若然侯伯子男自相享各降其瑞一等可知

卿大夫煩聘亦如之

賈疏玉人職云琮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煩聘八寸據上公之臣則

侯伯子男之臣各降其君一寸可知

鄭氏鍔曰賓客見王用束帛加璧

是謂將幣。又有將幣之齋爲庭實。諸侯奉之以效享上之誠。小宗伯職曰。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

賈氏公彥曰。行覲禮訖相隨卽行三享之事。三享在庭分爲三段。一度致之。非謂三度致之爲皆也。

下文但言侯氏以馬出而不及他物。是祇爲一享也。然則三享蓋當三度致之。

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其後再

束帛。

鄭氏康成曰。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

敬也。教氏繼公曰。匹馬卓上。謂以一馬卓然居前而先行。言此者。明其入不與九馬相屬也。中庭西方南北之中也。庭實用十馬。且設於此。皆至尊禮異也。此奠幣蓋於入門左之位。

賈氏公彥曰。聘禮庭實皮則攝之。注云。參分庭一在南又米筭設于中庭。注云。南北之中。此中庭亦是南北之中。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其三享同陳。須入庭深

設之故也

案凡庭實皆於西方參分庭一在南設之此於中庭明亦西方南北之中非聘禮設米宮之處也三享未必同陳入庭深之義敖氏得之

補異鄭氏康成曰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爲何產也

案匹馬卓上云者明其以此一馬爲奉也夏官校人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齊其色此侯氏享王之馬亦當然注以的爲素的非也

賈氏公彥曰康王之誥二伯率諸侯而入皆布乘黃朱而乘四馬者彼以享新王乘馬若乘皮以四爲禮與此異也

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言王欲親受之 敖氏繼公曰此擯者曰乃言予一人則是擯者凡告於侯氏皆爲述王言矣亦異於國君以下擯者之禮與

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

鄭氏康成曰。王不執玉。撫之而已。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敖氏繼公曰。撫之者。示受之。王不執璧帛者。貶於瑞玉。亦至尊禮異也。幣。謂璧帛。西階前拜送幣者。非其正位。以欲執馬。由便也。擯者不延之以升。變於授主時也。馬。左馬也。侯氏親以左馬出。敬之至也。王臣不於內受馬者。無以爲節。亦至尊之禮異也。凡

他禮之庭實。其主人之士受之者。皆以堂上授受爲節。

賈氏公彥曰。幣。卽束帛加璧。并玉。言幣。故小行人合六幣。皮馬與玉皆爲幣。案。卽大宰。大宰職。大朝。朝會同。贊玉幣。注云。佐王受此也。三事。貢國所有。行供奉之禮。故自執其馬。王不使人受之於庭也。聘禮。享用皮。及賓私覲。皆使人受之者。他國之君。不臣人之臣。與此異也。
聘禮。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而小行人職。注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則朝后享后之禮。當繼此。

行之

事畢

鄭氏康成曰三享詭敖氏繼公曰雖有三享經之所見初享之儀耳其次二享不可相類故空其文

除論賈氏公彥曰聘禮享君尚有齊問公卿大夫此諸侯親天子享天子詭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是以隱七年左傳云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聘王是其事也

右三享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

事祖音但

鄭氏康成曰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

者左袒賈疏無問吉凶禮皆袒左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告聽事者

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也陳氏祥道曰天子宗廟

在雉門之外敖氏繼公曰肉袒示恐懼也袒右變於

禮事也為之於廟門之東亦變位入而復右已事更端

也。告聽事者，告擯者以已於此聽事也。事，謂已所以得罪于天子之事。大戴記曰：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

擯者，謂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

鄭氏康成曰：謁，告也。寧，安也。乃，猶女也。敖氏繼

公曰：天子辭於侯氏者，天子以命擯者。擯者以告侯氏也。凡擯者於侯氏之行臣禮，如奠主之類，皆以謁諸王。其告於侯氏也，則皆傳王命也。上文不言謁諸天子，天

子辭於侯氏，此不言擯者告於侯氏，皆互見其文耳。云伯父無事，辭其聽也。云歸寧乃邦，安之之辭。實未使之歸也。

朱子曰：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

右告聽事

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勞力報反屏皮盈反又彼

反郢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

之也

賈疏以屏外不見天子為隱向者右祖今王辭以無事故宜襲也

天子外屏

賈疏天天

子外屏者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也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

勞之勞其道勞也

教氏繼公曰出自屏南乃適門西則侯氏之出入天子

門亦必由闌東矣適門西襲也西下似脫襲字祖

於東襲於西宜相變也王勞之亦擯者傳王之辭

正義執圭行朝禮時則王與侯氏授玉受玉皆襲過此而

享則褻矣以褻乃其常也此褻襲相對者也侯氏請事

則袒天子辭之而出則襲此袒襲相對者也雖襲猶褻

自若也亦以褻乃其常也又案大行人職王禮上公

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則王之禮之

也其在勞之之後乎侯氏出就舍天子應使人致養

據天官宰夫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

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大行人職上公之禮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又掌客職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禮是其事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歸禮而內宰職掌致后之賓客之禮則后於侯氏亦宜有禮焉此經皆不見之者文畧也或別具於他篇而逸之與

論陳氏祥道曰荀子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禮臺門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天文屏四

星近右執法

右王勞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注古文曰迎于門外

敖本從古文

正義鄭氏康成曰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賈疏

巾車掌五路玉路以祀尊之不賜諸侯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鄭直言金路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賈疏司服職上陳王之吉服有九下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侯伯之服敖氏繼公

曰。上云賜舍則此門外。乃舍門外也。凡舍惟有一門。
侯氏迎再拜。此時諸公亦不答拜。如郊勞然。又案
注疏據春官司服之文差之。則侯伯以鷩。子男以毳。皆
不得裘服。然韓奕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采芘詩。
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又似凡諸侯皆可得此賜者。豈鷩
冕毳冕之服可通名為裘與。抑由天子所賜。有不必拘
者與。

賈氏公彥曰。鄭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

德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賜魯侯鄭伯服。則
衮冕得乘金路以下。與上公同。則太公與杞宋雖異姓。
服衮冕乘金路矣。異姓謂舅甥之國。與王有親者。得乘
象路。異姓侯伯。同姓子男。皆乘象路以下。四衛要服以
內庶姓與王無親者。自侯伯子男皆乘革路以下。

疏謂魯齊鄭之車服得從上公。左傳襄弘曰。分魯公
以大路。大路金路也。明堂位云。魯侯服衮冕。亦足證之。
若然。則三國入覲郊勞當三勞。其他亦如上公之禮矣。

以勲戚而加隆理或然也。祀於春秋稱侯稱伯稱子。玩振鷺之詩則其始固上公與。

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

鄭氏康成曰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賈疏君之居以

大為名。如云路寢路門之等。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詩

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

玄衮及黼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春秋傳

曰重錦三十兩。賈疏閔二年前傳文。教氏繼公曰。引重錦之義。以證重之義善也。款

氏繼公曰。設路亦於西方中庭北。輶路車一而已。

西上者以其與馬同設也。四馬設於車東異於駕也。

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

史是右。篋苦協反。大音泰。下大史同。注古文是為氏。

賈疏教氏繼公曰。奉篋服者一人耳。乃云諸公者。若師

若傳若保不定也。置服於篋故謂之篋服。命書若文侯

之命之類是也。先設庭實乃奉其所以將命者。亦至尊

之禮異也。此不言揖讓之禮如勞可知。鄭氏康成曰

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賈疏襄二十一年左傳文。是右者始隨入於

升東面乃居其右。賈疏在公右宣王命也。

因以篋盛服而加命書于其上。所謂命服也。車曰命車。亦猶是爾。采菽詩云。天子命之。則凡來朝者皆有命書。予之可知。春官內史職。掌書王命。遂貳之。卽此書也。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則王親命之於廟。與此就其舍而命之者異。意命之於廟。命之於朝。

命之於舍。禮固有隨時不同者。與東面居右。則在諸公之南。亦詔辭自右之義。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

鄭氏康成曰。讀王命書也。

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

鄭氏康成曰。受命。敖氏繼公曰。是時侯氏升降。

自阼階。故拜於兩階之間。不於階東者。拜至尊之命。宜異於常禮也。使者不辭之者。以其同爲王臣。且尊之也。

春秋傳宰孔止齊侯母下拜以王命辭之也

案未有王命則使者不可代王辭之若辭之則嫌若拜已然又若居已於內而視侯氏爲外故敖氏以不辭爲尊之也

升成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於阼階上不辭之而升成拜尊者之禮也必成拜者放授玉之儀也受勞者未有所旋故拜於下而已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耄老母下拜賈疏僖九年左傳文此辭之類

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篋服敖氏繼公曰受亦北面諸公南面訝授之此受於堂乃不著其所是就而受之明矣

使者出侯氏送再拜賓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僨大史亦如之

鄭氏康成曰既云拜送乃言僨使者以勞有成禮

畧而遂言

賈疏其實僨使者在拜送前於僨後畧言者以僨有成禮可依也

郊勞賜舍僨使者一人此僨諸公犬史二人犬史下

大夫與諸公尊卑異而僨如之者使事既同僨禮不應殊別且束帛乘馬不可以為減殺也

右賜車服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

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

鄭氏康成曰此禮云伯父據同姓大邦而言

氏大臨曰父與舅以姓同異而別也伯與叔以位尊卑而別也謂之父與舅尊之親之之辭也

通論

賈氏公彥曰周官冢宰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

治邦國注云大曰邦小曰國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故此

大國言國小邦曰邦也下曲禮東西二伯同姓稱伯父

異姓稱伯舅州牧同姓稱叔父異姓稱叔舅與此異

饗禮乃歸

鄭氏康成曰禮謂食燕也

賈疏聘禮及諸文言饗無云禮者今饗下有禮

故以禮為食燕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

賈疏經變食燕而言饗禮見王有故不親

食燕則以畧言饗禮互文也

賈疏直言饗見王無故親饗之若有故則以酬幣致

之食燕之禮王有故以幣致之王無故亦親食燕故云互文

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

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

賈疏引此

見五等諸侯饗食燕皆有證經之禮是食燕也

賈氏公彥曰掌客職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

致之是諸侯自相待法則天子待諸侯三者皆有幣

可知又掌客職王巡守從者三公祇上公之禮卿祇侯

伯之禮大夫祇子男之禮則天子使公卿大夫存類省

至諸侯之國諸侯與之饗食燕皆有幣與諸侯同可知

也若大國之孤聘於天子及鄰國其饗食燕有侑幣酬

幣亦與子男同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

幣如致饗無侑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饗食之有幣

可知又云燕與俶獻無常數又不言致燕以幣則無致

燕之禮親燕亦無酬幣若然天子諸侯燕已臣及四方

卿大夫皆無酬幣也。陳氏祥道曰：郊明堂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王饗諸侯，兩君相見，謂之大饗。先王之於帝也，親之與祖考同於賓也，敬之與人鬼同，故亦謂之饗。饗賓之禮，所乘則齊車，所卽則宗廟，所用則祭器，裸以鬱鬯，尚以玄酒，設以庭燎，樂則肆夏，牲則房烝，故大司樂職云：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饗禮凡設而不餼，爵盈而不飲，穀乾而不食，凡以訓恭儉而已。

饗食燕三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以禮禮賓之目也。此

經侯國之書，故本篇雖畧見饗禮之目，而無如何饗之如何禮之之文，卽以侯國言之，而公食與燕二篇僅存饗則無有。春秋傳載襄王饗晉侯，鄭伯饗趙孟之類，祇紀其事而儀節之詳，隆殺之等，亦不可得而考矣。聘禮饗食燕之外，有羞有獻，周官庖人職：共賓客之禽獻，則王朝於覲賓，亦有羞獻可知。聘禮有大夫饗食，有還玉，有賄有贈，此皆當有之文，不具耳。雖詩言：相予肆祀，見詩言率見昭考，則羣后入覲者，當祭則無不與，而二

王之後宜爲長賓也。考工梓人職：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地官牛人。春官鐸師：眡瞭典庸器。夏官小臣：諸職於賓射胥有事焉。則天子有與諸侯賓射之禮，蓋又別於燕射，但或舉或不舉，非若饗食燕之有常耳。侯氏既覲而歸，則告於祖禰社稷山川，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右言稱謂與其禮

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
丈，四尺，加方明于其上。

鄭氏康成曰：此謂時會殷同也。

賈疏：大宗伯職：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注云：時見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年，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宮，謂壇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爲宮者，於國外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賈疏：此以下基九十六尺，上下三等，每等兩相各丈二尺，共二丈四尺，三等總七丈二尺，通堂上二丈四

尺。合九丈。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所謂明神也。司六尺也。

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謂此也。王巡守。至于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敖氏繼公曰。爲宮者。築宮牆也。王十

二歲若不巡守。則四方諸侯皆來朝。於是爲壇。壇宮於國門外之南方而受之。此所謂大朝覲也。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正謂此也。方明云者。其制方。而每面又各以色爲其神

明之象。因以名之。加此於壇。爲將祀之也。掌舍職曰。爲壇。壇宮設棘門。王氏安石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於方岳。王不巡守。則會諸侯而殷見。或巡守。或殷國。其出而省焉一也。

周官言朝覲會同者非一。或專言朝覲。或專言會同。或統言朝覲會同。又或言大朝覲大會同。又或言合諸侯。目其事者有異。則行禮之處與其法儀亦當有殊。然諸職散見。其緒棼如。條分縷析。而各指其所歸。蓋難言

矣時會殷同。大宗伯大行人兩見之。而公西氏言志亦曰如會同。則會同蓋視朝覲爲大案。之鄉師牛人縣師遺人稍人廩人諸職。會同則有徒役輦輦牛車任器委積之共衆庶之作糧食之備。而大祝職言大會同。過名山。大川用事焉。則會同似不專在近畿國外者。豈其諸侯衆多。而發禁施政所行者遠。故擇一道里適均之地。以爲會同之所。而王亦就之與。此禮有因巡守而舉者。有不因巡守而舉者。因巡守則舉于方岳。不因巡守

則無論王畿內外遠近皆可舉與。職方氏先言王將巡守。下云王殷國亦如之。則是巡守與殷國爲二也。若京師之朝覲見於廟見於朝者。其恒也。設使來朝者多。若一一特見。既恐久留賓客。而王亦不勝其勞。且或廟朝之不足以容也。於是爲壇于國外以受之。一日而畢事。其斯爲大朝覲之禮與。若然則亦不必以十二年王不巡守而後有此矣。爲宮而四門。畧放明堂之制。必四門者以其四方有當禮之神。故設四門以通之也。雖有四

門而諸侯行覲則但入自南門而卽位於壇之南耳與明堂位之法異也聘禮習儀云爲壇壇無宮而此云爲宮則當有牆垣矣深四尺言其最上一層之崇也最上一層所謂堂也崇四尺而爲三成是每成一尺而堂不以成數也每成一尺則一舉足而升無階矣近郊有明堂諸侯之覲不於明堂而別爲宮其故未詳豈朝諸侯於明堂爲非常之典第間世偶舉之而不可以褻與

鄭氏康成曰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

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會同而盟明神監

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

賈疏宗廟木主

亦上下四方爲之無正文約同之但宗廟主止一神而已此以六色爲六神用六玉禮之有此別但取四方同而賈氏公彥曰大行人諸侯依服數來朝時曾無常

也期假令當方諸侯有不順服則順服者皆來朝其中有當朝之歲者自於廟朝覲若不當朝之歲者當在壇側若十二年王不巡守則殷朝六服之內若當歲者卽在廟則依服數十二歲合有侯服年年朝者在廟朝覲其

五服自甸男采衛要若以十二歲王巡守總合朝服不得獨在廟而在壇朝故會同皆言既朝覲乃爲壇於國外也

陳氏祥道曰司盟職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左氏曰不協而盟則凡會同不必皆盟也

分四時而爲宮於四方猶是分朝宗覲遇而謂四方諸侯分來之見也多見其固已夏官戎右會同充革車

盟則以玉敦辟盟彼云則可見會同有不盟者則方明乃統上下四方之神非直以爲盟神也此壇卽所以爲朝覲非既朝覲乃爲此也若覲於廟矣而又爲此則兩番執玉既嫌於褻而天子亦何其不憚煩乎蓋不然矣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鄭氏康成曰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設玉者刻

其木而著之。

賈疏以其不刻木安於中則不可故知然也

敖氏繼公曰。設

六色以象天地四方之色也。設六玉為祀時以此禮之上。不以璧而以圭。下不以琮而以璧。亦與周官異也。所以然者。以四方之玉無所象。故於天地之玉亦不必象之也。用圭璧者。圭璧尊也。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謂方明之也。

鄭氏康成曰。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

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

賈疏。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今不用

璧琮。故云非天地之至貴者。既非天地之至貴。即日月之神。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

上下之神。則何貴賤之別。禮各有所主耳。此合諸侯

主於合百神而禮之。故設方明以為神。上下四方則六

合備矣。以是為兼柴望諸祭也。康成於周官有北極崑

崙諸解。悉本緯書。不可遵用。以大宗伯文與此參觀之。

則敖氏以彼之六器。即此方明之玉者。其是與。蓋經有

前後而記又異人。故或參差焉耳。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注古文尚作上

鄭氏康成曰。置於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敖氏繼公曰。旂上左。而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則是五等之位。自西而東。皆北面。與朝事儀所言諸侯之位異也。射人職言正朝之位。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朝士職言外朝之位。云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然

則五等諸侯同在朝。唯爲一列。亦可見矣。諸侯既入立。于位。王乃於壇上三揖之。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賈氏**公彥曰。置旂於宮。前期一日可也。公侯就旂據臨時也。此旂與在軍徽幟同。皆以尺易仞。小而爲之。

鄭氏康成曰。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賈疏。中階之前已下。皆朝事儀。明堂位文。以朝事儀

論會同之事。明堂位朝諸侯於明堂。不在宗廟。皆與此同。故鄭依之也。言上者。皆以近王爲上。尚左者。

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

賈疏侯伯別階相對。子男雖隔門亦相對。皆以東爲上。諸侯入壇門。或左或右各

就其旂而立。賈疏二伯帥之。各依左右。皆北。王降階南

鄉見之。賈疏燕禮大射。公降揖羣臣。故知王亦然。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王降者。以在壇會同

相見與。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賈疏司觀異也。儀職文

見揖位乃定。

云皆奉其君之旂。則旂各以其國爲識也。置之。蓋插

地。然則觀時羣介皆不入與。上左。當從教說爲正。明

堂位別是一禮。朝事儀乃取司儀職與明堂位之文。

合而爲之。不足據也。且此壇崇廣尺度。經文甚明。未見

有所謂中階東階西階者。其五等諸侯相次之位。則各

有舊典。如衛長於蔡之類。故不煩王官之秩之與周之

法以異姓爲後。則爵同者亦先同姓。次異姓。乃及庶姓

是以王有三揖之差也。揖之乃升。猶燕禮大射儀之

卿邇大夫耳。

四傳攷

注古文傳作傳

敖氏繼公曰王既揖於是諸侯皆升奠瑞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既則皆拜於下擯者總延之曰升乃各升成拜於奠玉之處降出三享奠玉幣亦如之傳擯者傳其擯辭使之升拜也一朝三享凡四此於享亦升之異於特覲者以其衆也

鄭氏康成曰王既揖五者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賈疏三等拜禮皆司儀職文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

王降於下等

賈疏受玉謂朝時撫玉謂享時司儀職三等之下云其將幣亦如之

及請

事勞皆如覲禮

賈疏請事謂侯氏奠圭擯者請侯氏王欲親受之勞謂侯氏請聽事後王勞之

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

也侯也伯也各一位

賈疏公侯伯面位同故各自設擯

子男俠門而俱

東上亦一位也

賈疏雖隔門相去近又同北面東上故共一位設擯

至庭乃設擯

賈疏上覲禮門外設擯此諸侯各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則在諸侯之北故知至庭乃設擯

則諸侯初

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

賈疏若康王之誥云大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帥東方

諸侯入應門右皆北面此雖無應門亦二伯帥入宮門或左或右皆北面立定乃始各就其旂而立也

於壇受覲王位亦當設斧依南鄉此時方明其在斧
依之北與王位當有帷幕帟綬幕人共之掌次張之天
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其此時與諸侯升而奠玉王不
親受以其衆且奠之不一等而王又有所執也既成拜
宰代受玉以授有司于東乃行三享司儀職云其將幣
亦如之是也上擯蓋立于壇之上等稍東而西面以擯
升降而傳辭其承擯以下立于門東北面之位諸侯之
介則皆不入也既享王酌鬱鬯禮之司儀職云其禮亦

如之是也王或當統勞之至肉袒聽事則未必有矣禮
與勞亦擯者傳之而不在數者以一覲三享為禮之正
也四傳擯之說敖氏近之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
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正義鄭氏康成曰馬八尺以上為龍賈疏周禮
庾人職文大旂大

常也賈疏司常職日月為常交龍為旂則旂與常別此
既象日月則是大常而云大旂者九旂各有定稱
亦有通名故大王建大常繆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
常亦謂之大旂

升龍降龍賈疏爾雅說旌旗云正幅為繆謂旌旗身也其下屬旒乃畫日月交龍周以三辰日月星

畫於常此不言星畧之也諸侯交龍為旒無日月王之大常非直有日月兼有交龍 教氏繼公

曰載大旂者以拜日及祀方明也巾車職曰王路樊纓

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此載大常則乘玉路

矣東門卽此宮之東門也拜日於東鄉其所出之處也

於宮門外者由便爾祀方明者祀上下四方之神也上

下四方之神唯壹祀之者因朝爲之故其禮簡大宗伯

曰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謂祀方明之禮也此言

已受諸侯之朝享乃帥而拜日其節不與朝事儀不同

鄭氏康成曰此謂會同以春者也朝事儀曰天子

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藉尺有二寸摺大圭乘大路

載大常十有二旂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

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

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賈疏朝車儀朝日

乃始朝諸侯此觀禮加方明於壇上王乃四傳擯是已祀方明乃始見諸侯二者同也 凡會同

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

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

則神明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

賈疏司盟職云詔明神。不言方明。此文直言方

明。不云明神。鄭以義約為一事。故云乎以疑之。

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

告焉。詛祝掌其祝號。

賈疏春官詛祝職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禱之祝號

先拜日而後祀方明者。以日為百神之首。尊之。拜於東門之外者。及其在東方而拜之。見其時之蚤也。直拜之而已。無牲幣。以其又於南門外禮之也。天子乘玉路。載大旂以出。則諸侯亦各乘其路從之。以偏駕在王門

之外。則可乘也。此云大旂。則諸侯上介之奉以置于宮者。不大可知矣。天子拜日。諸侯亦從拜與。反祀方明。則斧依當先徹之。祀之之儀未詳。蓋無尸。王行一獻之禮。奠爵。而諸侯即初位立。亦有助祭與執事者與。方明雖不盟亦祀之。非以為盟神也。先朝享而後拜日祀方明。次第當依經。朝事儀奏合之書。不可援彼以汨此。

禮曰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

敖氏繼公曰。門亦謂宮門。禮謂祀之也不言祀者。以異於正祭。變其文耳。禮日於南。禮月與四瀆於北。禮山川丘陵於西。皆隨其地之陰陽而爲之。與拜日於東之義異也。禮川不於北者。四瀆尊。宜辟之也。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而舉之。天子巡守。有懷柔百神。望秩山川之禮。此諸侯以天子不巡守之故而來觀。故天子於此亦畧修祀事。以放巡守之禮云。鄭氏康成曰。禮月於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爲地神也。

鄭氏康成曰。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

者。容祀也。

賈疏。上經拜日無盟誓。不加方明於壇。此經三時皆言禮。見有盟誓之事。加方明於壇。則

有祀日月四瀆及山川之事。

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

曰。謂予不信。有如璽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

其忘諸乎。

賈疏。定元年左傳文。

此皆用明神爲信也。

先拜於東。又禮於南。亦尊之也。禮日不於東。禮月不

於西。其辟朝日夕月之禮。與以北繼南。月之尊次日。

禮之之儀。宜與祀方明之禮畧同。既禮諸神。則正禮畢

矣。於是王入而諸侯亦各歸其舍。乃有使卿歸饗餼。諸禮掌舍職所云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而諸侯長有再獻。司儀職所云王燕則諸侯毛者疑皆踵此而行之。蓋諸侯既多。或不能以三饗三食三燕之數拘矣。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瘞於例反注古文瘞

作瘞

正義 敖氏繼公曰。謂以此四事用其祭物也。祭物謂牲幣之屬。燔柴者。置之於積柴之上而燔之。升謂懸之。瘞

理也。此皆順其性而爲之。蓋因上文遂并言正祭之法。以明所謂禮者異於此也。賈氏公彥曰。上論天子在國行會同之禮。於郊拜禮。日月山川之神。今據天子巡守於四嶽。各隨方向祭之。鄭氏康成曰。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

禮 上文禮神之事。皆於壇宮之外行之。則燔升沈瘞俱無所用。故敖氏以爲正祭之法也。意巡守於方岳而燔柴望秩。則此禮亦備有之。凡合諸侯。或因而有盟。但祭

不為盟設而盟亦非定典耳

鄭氏康成曰升沈必就祭者也賈疏對上經山川丘陵但望祭之言

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賈疏經主為天子而注兼言諸

侯者以諸侯自盟亦祭山川為神主也其盟揭其著明者賈疏日月為著明山川為著

特牲一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

伯職日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

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賈疏

以其尊之欲為方明之主故變日月而云天地是神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

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晉文公為踐

土之盟而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

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賈疏此是緯文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

伯會諸侯其神主月與

陳氏祥道曰經言祭天而鄭氏言祭日經言祭地

而鄭氏言祭月且方明以象上下四方而經傳凡言主

盟者多稱神明曰司慎曰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

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齊語桓公約誓於上下神祇

則諸侯之盟非特主山川也鄭氏謂王之盟主曰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作主月其說無據

右大朝覲之禮

國大朝覲雖曰四方諸侯皆來亦大約數十國而止以壇室所容無多而君行師從則王國止宿之處或虞不給而芻薪亦難繼也然則當此之年方伯連帥亦量率其當有事於王朝者而非盡六服以行與古者小國極多皆附大國以達於天子固不必胥羣辟而奔走於路也

記几俟于東箱

正義鄭氏康成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教氏繼公曰經云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乃云天子衮冕負斧依則是天子登席於既設几之後也此云几俟于東箱其指未設几之前而言與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卽席乃設之也

賈疏其席先敷其几且俟於東箱行

王卽席乃設之若聘禮賓卽席乃授几

賈氏公彥曰。上經覲在廟中。考工記鄭注。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有五室四堂。無箱夾。則宗廟亦無箱夾。此有東夾者。周公制禮。據東都乃有明堂。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

賈氏謂明堂五室四堂。無箱夾。是也。謂宗廟亦無箱夾。則大繆矣。周公制禮。東都乃有明堂。無稽不根。惑人尤甚。總由康成宗廟路寢制如明堂之語誤之。說見考工記匠人職。

右記凡

偏駕不入王門。

鄭氏康成曰。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 **賈氏**公彥曰。五路。王路以祀。不賜諸侯。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天子所乘爲止。諸侯乘之爲偏。 **敖氏**繼公曰。言此者。明唯王車

乃入王門也。凡非王車皆謂之偏駕。

此言平日所受賜之路在外則可乘之。觀則不得乘之以入也。然則墨車入王門矣。廟在庫門內之東。侯氏乘墨車至庫門外乃下與以王侯之於廟而不迎之故也。

右記車

至子纁上

鄭氏康成曰。謂釋於地也。

賈疏。侯氏入門右。奠圭於地時以纁藉之。乃釋

敖氏繼公曰。明奠時開纁而見玉也。經云。乃朝以瑞。

玉有纁

此謂初執圭時。斂纁繫組以入。至入門右坐奠時。乃開纁而奠於其上。以相變為文也。然則擯者謁而侯氏取圭以升。亦當屈纁而斂之。及升堂致命。乃垂纁開之以授王與。王受玉亦斂之。乃以授宰。然則惟正行禮授受時。方從執之。其自外而入。自下而升。皆臥執之也。

右記奠圭

